

北美佛教宗教教师实践规范初探

——伦理准则、法律依据与能力界限

振 冠

内容摘要：北美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规范，体现在佛教宗教教师于从业中遵守既定的事项与原则，内容有确认自身合法性与行为可靠性；遵守单位政策与专业伦理准则；依据法律法规，保障关怀寻求者个人隐私权利；明确自身能力，分清同关怀寻求者之间的责任与界限。本文通过整理目前北美宗教教师行业内遵守的《宗教教师伦理准则》《宗教教师、宗教关怀咨询师、宗教关怀教育者与学员公共伦理准则》条文规定，参考《宗教教师实践》一书第3部分内容，结合笔者在美国从事佛教宗教教师的田野经验，对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规范展开探讨。本文厘清了北美佛教宗教教师实践规范内容，并展示了构成其专业核心价值所在。

关键词：佛教宗教教师 关怀寻求者 实践规范 专业伦理准则 法律依据

作者简介：振冠（M. Div, MSW），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斯坦福大学医学院驻院 CPE 佛教宗教教师（2020.9—2021.8）

一、前言

佛教宗教教师（Buddhist chaplain）做为21世纪初在北美新兴的一种宗教社服专业，其特点把服务放到了佛教场所之外的社会事业单位进行，为有需求者提供在地、及时的宗教咨询（religious counseling）与心灵关怀（pastoral/spiritual care）；其从业人员有佛教教职人员的属性，但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僧侣，主要在家平信徒为主。

原则上，在北美成为专业的佛教宗教教师，首先需要修完学院教育体系内规定的72学分制（或以上）的佛教宗教教师研究生学位（Master of Divinity in Buddhist Chaplaincy）。其次，完成至少两年的田野实践（到佛教寺院修持，在僧人的督导下系统学习布道与宗教仪轨），接受同自身专业发展相关的项目培训（如临床医疗系统佛教宗教教师执照的取得，要求四个单元1600个小时的实习时间）。最后，得到自身所属佛教协会的授戒（ordination）、认证（ecclesiastical endorsement）。①在具备了如上所述条件之后，才算合格的专业佛教宗教教师，可以受聘以全职带薪的形式到当地医院、安宁护理中心、军队、警局、高校、监狱、消防局、戒毒所、流浪汉救助站或者民营企业公司，为有需求者提供服务。②

① BCCL, “Equivalency Issues for Buddhist Candidates for Board Certification Through the Board of Chaplaincy Certification Inc. A White Paper,” <https://bcciprofessionalchaplains.org/content.asp?pl=19&contentid=19>

② 参见振冠《北美佛教宗教教师概念综述》，《佛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87—90页。

©316994-2020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北美佛教宗教师以应聘全职带薪的形式到社会事业单位工作，证明其自身即是一种正式的宗教社服专业。因此，实践上有严格的规范要求。主要体现在遵守以下的事项与原则上：确认自身合法性与行为可靠性；遵守单位政策与宗教教师专业伦理准则；依据法律规范，保障关怀寻求者（careseeker）的私人隐私权利；明确自身能力以及分清自身同关怀寻求者之间的责任与界限。厘清北美佛教宗教师实践规范中需遵守的事项与原则，对于了解其专业核心价值之所在亦是关键。

二、探讨北美佛教宗教师实践规范之参考资料

目前，探讨北美佛教宗教师的实践规范，可参考的第一手资料有《宗教教师伦理准则》（*Code of Ethics for Professional Chaplains*）与《宗教教师、宗教关怀咨询师、宗教关怀教育者与学员公共伦理准则》（*Common Code of Ethics for Chaplains, Pastoral Counselors, Pastoral Educators and Students*，以下文中简称《公共伦理准则》）的条文规定。第二手资料有纳米·佩吉（Naomi Paget）与简妮·麦肯马克（Janet McCormack）在2006年合著出版的《宗教教师实践》（*The Work of the Chaplain*）一书第3部分内容。

《宗教教师伦理准则》由美国宗教教师协会（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Chaplains）在2000年9月24日制定，全文共4页，计英文1228字，内容分3项31条，从宗教教师的职业伦理出发，明确了会员实践中需遵守的事项与原则。《公共伦理准则》则由以下6个单位在2004年11月7日联合制定：美国宗教教师协会、美国宗教关怀咨询师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astoral Counselors）、临床医疗宗教关怀教育协会（Association for Clinical Pastoral Education）、天主教全国宗教教师协会（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atholic Chaplains）、犹太教全国宗教教师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Jewish Chaplains）以及加拿大心灵关怀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for Spiritual Care）。《公共伦理准则》全文共4页，计英文1585字，内容分7项52条，从职业伦理上要求宗教教师、宗教关怀咨询师（pastoral counselor）、宗教关怀教育者以及学员，^①按照各自的身份、职位，依据符合自身的职业伦理准则，实现各自的实践规范。

① 宗教关怀咨询师，指受过正规教育和训练的宗教关怀从业人员，其专业结合了心灵关怀、宗教信仰、神学以及心理治疗专业，主要针对个体、家庭、婚姻关系或者信仰问题，提供服务。被授予执照的宗教关怀咨询师拥有作为宗教教师的资格和经验。美国的许多宗教关怀咨询师不仅拥有神学硕士学位，同时亦拥有在州政府登记的心理咨询师、婚姻和家庭治疗师或者社工执照（详情请参见“Becoming a Pastoral Counselor,” <https://www.pastoralcounseling.org/how-to-become>）。宗教关怀教育者分两类。第一类教育者，来自宗教团体的教育、训练机构。以佛教而言，比如纽约禅修关怀中心（New York Zen Center for Contemplative Care）、新墨西哥州尤帕亚禅修训练中心（Upaya Institute and Zen Center）以及北加州红木城（Redwood City）的正念佛学中心（Sati Center for Buddhist Studies），这些佛教团体都创办有教育、训练佛教宗教师的项目，中心的禅师即是宗教关怀的教育者，学员一般来自社区信徒或者佛教教职人员，不需要拥有佛教宗教师硕士研究生学位。第二类教育者，来自大学宗教教师系（Chaplaincy Department）任职的教授或者在社会事业单位从事督导（supervisor）工作者——有丰富经验的职业宗教教师。此对学员的要求，必须是正在进修宗教教师硕士研究生学位，或者已完成学业正在接受相关领域的专业培训者。

《宗教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是目前北美宗教教师、宗教关怀咨询师、宗教关怀教育者以及学员共同遵守的职业伦理准则，覆盖了超过 10000 名在各个领域服务的会员（包含佛教宗教教师在內），属于内部使用材料，内容突显了对北美宗教教师实践规范的要求。这两册伦理准则，不仅明确了有执照的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规范，同时也对没有执照但在社区、教育界、宗教训练机构服务的宗教关怀者、教育者与学员，设定了行为准则，要求各依其职遵守相关的事项与原则。因此，探讨北美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规范，《宗教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的条文规定是关键的第一手参考资料。

《宗教教师实践》一书除了自 2006 年出版以来，售出了超过 90 万册的佳绩之外，其内容紧紧围绕北美基督教信仰背景下的宗教教师实践中需注意的事项与原则，提供了深入浅出、提纲挈领地解读，为目前北美各宗教教师实践中必备的参考书。此书由 3 部分组成，第 1 部分探讨了西方基督教宗教教师的历史背景、神学基础以及实践的法律依据。第 2 部分介绍了基督教宗教教师的实践领域，主要是讨论了军队、医疗以及企业公司的宗教教师工作。第 3 部分从基督教宗教教师的个人视角及切身经验出发，分析了实践中需注意的事项、原则。以目前北美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参照基督教宗教教师系统成立而言，本书第 3 部分对探讨目前北美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规范，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通过整理《宗教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的条文规定，参考《宗教教师实践》第 3 部分内容，结合笔者在美国从事佛教宗教教师的田野经验，本文按顺序从以下 4 个方面对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规范进行了探讨：（1）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需自身合法、行为可靠；（2）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需依法保障关怀寻求者个人隐私权利；（3）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需遵守正确诊断与合理评估步骤；（4）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需明确介入模式以及设定个人有效界限。前两方面内容，主要是从法律依据与职业伦理，探讨了北美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规范；后两方面内容，侧重从北美佛教宗教教师的咨询诊断、评估步骤以及界限设定，分析其实践规范。

三、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需自身合法、行为可靠

综合纳米·佩吉和简妮·麦肯马克在《宗教教师实践》第 3 部分第 10 章的研究，北美佛教宗教教师的“自身合法性”以及“行为可靠性”，具体可归纳为如下四点来分析：（1）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必须有法律依据；（2）佛教宗教教师的身份合法性必须经由佛教协会认证；（3）佛教宗教教师的工作必须符合事业单位要求；（4）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必须遵守专业伦理准则。^①此四点，依顺序可分为两部分进行探讨。

① Naomi Paget & Janet McCormack, *The Work of the Chaplain*, PA: Judson Press, 2006, pp. 96 – 100.

（一）自身合法性

对于北美佛教宗教师的自身合法性，具体有“实践”与“身份”的两重要求。前者指佛教宗教师的实践，需有法可依；后者指佛教宗教师的身份，需得到当地佛教协会的认证。这两方面组成了北美佛教宗教师实践规范的前提：

1. 法律依据。比如美国是个政教分离的国家，《宪法》第一修正案《宗教、出版与言论自由》规定国会不得制定法律禁止公民信教或不信教，练习或不练习某种宗教的自由。^①依据《宪法》的精神，佛教宗教师在社会事业单位的工作——特别是在联邦或者州政府（比如军队或者监狱）的工作——自身的合法性从承担“守门人”的角色而来。也即，佛教宗教师在社会事业单位提供宗教咨询与心灵关怀服务的合法性，体现在守护《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赋予每一位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并确认这种“权利”在事业单位里得到贯彻落实，保障每位员工都有信教或不信教、练习宗教或不练习宗教的自由。^②

2. 经由佛教协会认证。虽然，北美佛教宗教师的角色不同于出家僧人，但有佛教教职人员的性质。因此，其“身份”的合法性，首先需要得到当地合法登记的佛教协会的认证，之后才具备进入社会事业单位工作的资格。根据这一要求，佛教宗教师的宗教信仰与实践，必须与认证的佛教协会一致，保持同该佛教协会良好互动的关系，以保证自身作为该佛教协会代表，到社会事业单位工作的身份合法性。依据《宗教师伦理准则》第 130.41 的条文规定，佛教宗教师必须与自己的宗教认证机构，保持良好、有效的关系，以确认自身到宗教场所之外的社会事业单位工作的合法性，以及宗有所属的可靠性。^③

（二）行为可靠性

建立在“自身合法性”的基础之上，北美佛教宗教师的行为可靠性，是指其工作需符合事业单位的要求与期待，以及遵守宗教师专业伦理准则，为关怀寻求者提供及时、有效的专业服务。这从责任与伦理两方面，确立了佛教宗教师的实践规范：

① 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 *About America: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th Explanatory Notes*, IL: World Book, 2004, p. 70.

② 参见 Naomi Paget & Janet McCormack, op. cit., pp. 98 – 110; John W. Brinsfield, *Encouraging Faith, Supporting Soldiers: The United States Army Chaplaincy*, 1975 – 1995, Washington,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Chaplain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97, pt. 1, p. 130.

③ “130.41 Members shall maintain an active relationship and good standing within the faith communities in which they are ordained, or commissioned or endorsed.”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Chaplains, *Code of Ethics for Professional Chaplains*, IL: APC, September 2000, p. 3; 另参见 Naomi Paget & Janet McCormack, op. cit., p. 96; Neville A. Kirkwood, *Pastoral Care in Hospitals*, Nashville: Morehouse Publishing, 2005, p. xii.

3. 符合事业单位的要求。这一点有两方面,首先,佛教宗教师需要依据事业单位的规章制度,履行好自己在单位作为宗教教师的职责,维护员工的宗教信仰自由,积极提升单位的宗教人文文化,以及员工的精神生活品质。其次,工作单位有权依据《宗教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的条文规定,对佛教宗教师本人的专业标准、思想品德以及宗教情操进行定期的检测与评估,以决定其是否继续留在单位工作。依据《宗教教师伦理准则》第130.3以及《公共伦理准则》第3.2所列的条文规定,佛教宗教师不仅要代表好所在工作单位的价值理念,按照单位的要求和期待完成工作任务,同时还必须保证个人的品德诚实,定期提升专业能力,并且做到自身的宗教情操可靠。假如,佛教宗教师因为个人品德、专业能力或者宗教情操问题,被单位辞退,则必须及时知会授戒、认证自己的佛教协会,并向宗教教师协会提交及时的书面报告,接受其伦理委员会(APC Ethics Commission)或者协会指派人员(designee)的进一步询问与调查。^①

4. 遵守专业伦理准则。这从根本上保证了北美佛教宗教师的实践得到具体的落实。依据《宗教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的要求,佛教宗教师的实践,体现在严格遵守以下五点事项上:(1) 尊重关怀寻求者权益,给予尊严;(2) 尊重不同宗教信仰、文化、种族与性别;(3) 尊重、认可他人的不同价值观以及已取得的成就;(4) 平等服务一切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或者形式歧视任何人;(5) 保持宗教教师诚实正直品德,杜绝不端行为的发生。此五点从《宗教教师伦理准则》第130.10所列6条要求如下:

130.10 会员必须遵守和照顾到所有人的尊严

130.11 会员必须平等服务所有人,不得以宗教,信仰团体,种族,少数民族,性取向,性别,年龄,或者残障而区别对待。

130.12 会员在宗教教师专业实践中,必须尊重其他专业人士、同事以及服务对象的观点、信仰和专业上的努力。

130.13 会员必须肯定所有人的宗教和精神自由,不得在宗教教师专业实践中对他人强行灌输自己的宗教教义或者修持方法。

130.14 会员不得在宗教教师专业实践中,纵容或者支持对同事或者他人的非法歧视。

130.15 会员有责任保持宗教关怀情谊的诚实正直品德。会员不得利用自己的专业身份、知识或者以其他方式牟取私利。会员不得在精神上、经济上、性行为上、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剥夺损害他人。

130.16 会员不得有不端性行为。不端性行为包括性虐待、性剥削和性骚扰。不端性行为还包括——但不局限于——如下内容:不受欢迎的性要求;获取性

^①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Chaplains, op. cit., 130.31, 130.32, 130.33 & 130.34, p.3; The Constituent Boards of the Council on Collaboration, *Common Code of Ethics for Chaplains, Pastoral Counselors, Pastoral Educators and Students*, OR: CBCC, November 7, 2004, p.3.

好处要求；和性相关的语言、肢体或者视觉行为；或其他任何可能被认为不端性行为的模式。^①

《公共伦理准则》第1项下1.1、1.3、1.7与1.8条文，亦作相关规定如下：

1.0 同关怀寻求者关系伦理准则

1.1 在语言和行为上，尊重所有人的尊严与价值观。

1.3 尊重服务对象的文化与宗教价值，不得对服务对象强行灌输自己的价值观和宗教信仰。

1.7 同关怀寻求者的关系中杜绝任何形式的性骚扰或性侵犯。

1.8 同关怀寻求者的关系中杜绝任何形式的骚扰、强迫、恐吓、或者其他侮辱性的语言、行为。^②

如上所列《宗教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的条文规定，从专业上规定了佛教宗教教师在必须遵守既定伦理准则。其内容，实际上是对现有法律规定的遵守，根本是回归到对《宪法》第一修正案精神的守护。譬如，必须在工作中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得在实践中尝试改变他人的宗教信仰或者修持方式，不得在工作中把自己的信仰、理念强加给他人，必须在工作中尊重他人尊严，以及尊重不同种族、价值观、文化以及年龄和性别等。此中，对宗教教师实践规范的行为可靠性，并不是用宗教意义上的“道德伦理”标准来衡量，而是从法律的角度进行了严格的规范。

譬如，《宗教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的条文同时强调，宗教教师不得在工作中纵容非法歧视，禁止在权利不对等的情况下强迫、恐吓他人或者用语言、肢体方式对关怀寻求者进行骚扰——特别是不端的性骚扰行为。这些内容与196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民权法案》（*The Civil Rights Act of 1964*）以及1994年通过的《反妇女受暴力法案》（*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 of 1994*）所要求的内容相呼应。《民权法案》第7章（Title VII）明文规定禁止任何人在任何事业单位，以任何形式或者理由（种族、性别、国籍、年龄或者残障）对他人进行非法歧视。《反妇女受暴力法案》则在妇女被性骚扰或者性侵害的案件上，要求各级政府司法部门，对单位或者个人举报的案件进行及时、认真的处理，对受害人采取安全保护措施，以及提供有效的法律和经济援助。^③

①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Chaplains, op. cit., p. 2.

② The Constituent Boards of the Council on Collaboration, op. cit., p. 2.

③ 参见 U. S.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s of 1964,” <https://www.eeoc.gov/laws/statutes/titlevii.cfm>; U. S. Congress, *Th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 of 1994*, DC: U. 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1994, Title I, sec. 101 – 109; 另参见 Martha Burt, Lisa Newmark, Mary Norris, Daryl Dyer & Adele Harrell, *Th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 of 1994: Evaluation of the STOP Block Grants to Comba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C: Urban Institute, 1996, pp. v – viii.

据此，则构成佛教宗教师实践规范的自身合法性与行为可靠性，除了遵守宗教团体既定的伦理道德准则，主要体现在对现行法律明文规定的尊重与履行。这种对现行法律的尊重与履行，贯穿了整个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内容，并构成其专业核心价值之所在。

四、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需依法保障关怀寻求者个人隐私权利

依法保障关怀寻求者个人隐私权利，主要是指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必须建立在法律的规范之上，遵守和尊重 1974 年美国国会通过的《个人隐私法》（*The Privacy Act of 1974*）所赋予关怀寻求者的个人隐私权，对关怀寻求者咨询的私人信息进行妥善保护。^①依据纳米·佩吉和简妮·麦肯马克在《宗教师实践》第 3 部分第 11 章的研究，佛教宗教教师实践中依法保障关怀寻求者个人隐私权利的内容，有如下三点原则需要遵守：（1）尊重关怀寻求者享有的“信息交流特权”（*privileged communication*）；（2）遵守与关怀寻求者设定的“保密”协议（*confidentiality*）；（3）尊重关怀寻求者的个人隐私权（*privacy*）。^②此三点如果从佛教宗教教师的责任与关怀寻求者享有的权利来区分，则“信息交流特权”与“个人隐私权”论述的是关怀寻求者拥有的权利。“保密协议”主要指的是佛教宗教教师与关怀寻求者之间共享的责任。对此三点原则的执行，不仅从专业上体现了北美佛教宗教教师遵守法律规定、专业伦理准则要求，对关怀寻求者的个人隐私进行保护，同时也体现了佛教宗教教师本人对关怀寻求者人格、尊严的尊重。现按次序论述如下。

（一）尊重关怀寻求者之信息交流特权

此指关怀寻求者与佛教宗教教师所做的咨询（正式的或者非正式的私下交流），都享有不被披露的“特权”。也即，关怀寻求者向佛教宗教教师交流的信息，拥有不被复述给第三者、任何机构（官方、非官方）或者公众的权利。除非关怀寻求者本人书面签字同意将私人信息公开，否则即便佛教宗教教师被要求出庭以关怀寻求者交流的信息作为证词，也应当谨慎行事或者直接以此为由拒绝出庭。^③以美国为例，目前除了法律上规定“特殊案例”需要特别处理之外，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中没有逾越关怀寻求者享有的这种“特权”的权利。

所谓的“特殊案例”，是指虐待儿童或者老人的违法案例。对于此类的案例，法律规定所有公民必须依法、依程序对施虐者进行及时的举报。假如佛教宗教教师在为关怀寻求者提供宗教咨询或者心灵关怀服务时，发现关怀寻求者虐待儿童或者老人，则需要根

①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Privacy Act of 1974*: 5 U. S. C. § 552a, DC: USDJ, 2012, pp. 315 – 336.

② Naomi Paget & Janet McCormack, op. cit., pp. 102 – 105.

③ 参见 Naomi Paget & Janet McCormack, op. cit., pp. 102 – 103.

据联邦政府 2017 年颁布的《预防与对治儿童虐待法案》(*The Child Abuse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ct*) 或者《预防与检举老人虐待法案》(*Elder Abuse Prevention and Prosecution Act of 2017*) 以及各州政府的法律规定, 依法按照程序对关怀寻求者进行举报。但即便如此, 佛教宗教师仍然有必要当面告知关怀寻求者, 其行为已触犯了联邦法以及州法有关儿童或者老人虐待预防与保护条例, 佛教宗教师作为公民, 依法有责任对关怀寻求者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若佛教宗教师本人所在地区, 没有法律规定对儿童或者老人虐待案件进行举报, 仍然有必要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 做出“举报”或者“不举报”的最后判断。^①

(二) 遵守同关怀寻求者设定之保密协议

依据《宗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的条文规定, 佛教宗教师必须遵守同关怀寻求者设定之保密协议, 具体规范是遵守法律规定、单位政策、认证佛教协会章程以及宗教师专业伦理准则的要求, 谨慎处理关怀寻求者交流的私人信息。依据《宗教师伦理准则》第 130.2 所列条文规定如下:

130.2 会员必须尊重个人隐私

130.21 会员必须遵守所在单位政策、所属宗教传统以及法律规定对关怀寻求者分享私人信息的保密要求。

130.22 会员不得拿服务对象或其家人曾经向自己透露过的脆弱, 来嘲讽或者戏弄。

130.23 会员必须寻求在任何【与督导】会面咨询、会议介绍或者发表文章时, 保护服务对象可以被识别的信息, 除非得到其本人或其家人(在本人无法给以同意的情况下)写下给予公开信息的书面同意。^②

《公共伦理准则》有关要求对关怀寻求者的私人信息保密, 第 1.0 项亦有条文规定如下:

1.0 同关怀寻求者关系之伦理原则

1.9 当使用关怀寻求者相关信息用于教育目的或者写作出版的时候, 必须采取安全措施保护关怀寻求者的秘密。

1.10 当与关怀寻求者的家人或者好友接触时, 必须尊重和保护关怀寻求者因为信任自己而交流的私人信息。若由于关怀寻求者本人必须治疗【疾病】的缘故, 需要提供其私人信息, 也要得到关怀寻求者的同意。这是为了所有人的安全起见,

① 参见 Naomi Paget & Janet McCormack, op. cit., pp. 98 – 100.

②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Chaplains, op. cit., p. 3.

也是为了不违犯法律要求。^①

从上所列条文规定,显而易见北美佛教宗教师在实践中对关怀寻求者交流的私人信息,必须从各个方面进行妥善的保护。依据《宗教师伦理准则》第 130.23 的明文规定,即使佛教宗教师在工作中同自己的督导做定期的咨询(consultations),^②也不得向督导透露任何有关关怀寻求者的私人信息。而依据《公共伦理准则》第 1.10 的条文规定,当关怀寻求者面临重大疾病需要接受治疗时,佛教宗教师有可能在此种情况下被要求披露关怀寻求者的私人信息,用于协助关怀寻求者疾病的治疗。在不违犯法律要求与专业伦理准则的前提下,佛教宗教师被允许向第三方提供关怀寻求者私人信息,但即便如此,仍然需要事先征得关怀寻求者本人的书面签字同意。以美国为例,这里的“不违犯法律要求”主要是指不违犯 1996 年国会通过的《健康保险隐私及责任法案》(Health Insurance Port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Act of 1996)中对如何使用病人的私人信息进行的规定。依据《健康保险隐私及责任法案》之《私人隐私条例》(HIPAA Privacy Rule) 45 CFR § 164.501 的条文规定,佛教宗教师向第三方透露病人的私人信息,目的必须仅仅只是为了病人的疾病治疗。^③

如此,则依据《公共伦理准则》第 1.10 条文规定以及《健康保险隐私及责任法案》之《私人隐私条例》的精神,在美国临床医疗系统内服务的佛教宗教师与关怀寻求者的保密协议,在特定的情况下存在被打破的可能。事实上,从北美佛教宗教师的实践领域而言,不仅仅是临床医疗系统,其他领域(如军队与监狱)也存在打破同关怀寻求者之间保密协议的事实,其范畴更是涵盖了“自然打破”与“人为打破”的两种不同。具体如下所明:

1. “自然打破”保密协议。此中亦有两种的不同。第一种,指关怀寻求者本人向第三者泄露信息。当发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佛教宗教师必须当机立断,明确告知关怀寻求者彼此之间的保密协议不复存在。此外,由于关怀寻求者破坏了保密协议,给佛教宗教

① The Constituent Boards of the Council on Collaboration, op. cit., p. 2.

② 督导制度在北美宗教师系统中的存在,目的在于协助经验尚浅的宗教师发展个人专业水准,是个重要的制度。督导制的存在,使经验尚浅的宗教师可以通过督导本人的丰富从业经验,来处理自己同关怀寻求者交流过但无法解决的难题和挑战。同时,督导本人也以其丰富的从业经验,在宗教咨询、心灵关怀以及社会服务理论等方面,给经验尚浅的宗教师提供可借鉴的宝贵经验。督导同时也对宗教师的个人思想品德、宗教情操以及专业进展,做定期的分析与评估。

③ 45 CFR § 164.501 “‘Treatment’ generally means the provision, coordination, or management of health care and related services among health care providers or by a health care provider with a third party, consultation between health care providers regarding a patient, or the referral of a patient from one health care provider to another.”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Uses and Disclosures for Treatment, Payment, and Health Care Operations,” OCR HIPAA Privacy, December 3, 2002 Revised April 3, 2003, <https://www.hhs.gov/hipaa/for-professionals/privacy/guidance/disclosures-treatment-payment-health-care-operations/index.html>

师的专业伦理造成了潜在的危害，因此有必要结束之间的关系，不宜再保持任何形式的交流或者来往。第二种，指由于某种客观原因，佛教宗教师在为关怀寻求者服务时必须要有第三者在场，比如在监狱里关怀寻求者往往需要在狱警的看护下进行咨询。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宗教师与关怀寻求者之间的保密协议自然不复存在。^①但即便如此，以笔者曾经在加州所属联邦监狱从事佛教宗教师的经验而言，依据《宗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的精神，仍然有必要在同关怀寻求者做咨询之前，对在场所有人做口头申明如下：“此次与关怀寻求者交流的所有信息，都受到《私人隐私法》《宗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的保障。在场任何人，在没有特殊情况下（特殊情况如关怀寻求者表示要自杀或者行凶杀人），不得泄露此次关怀寻求者同宗教师交流的任何私人信息，除非得到关怀寻求者本人的书面签字同意”。佛教宗教师要确定在场的所有人都听懂了自己的申明。这么做的目的，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让第三者明白，保密协议对于佛教宗教师的专业伦理以及法律所赋予关怀寻求者的私人隐私权的重要，避免第三者在不知情的情况下，伤害到自己的专业伦理以及关怀寻求者的私人隐私权利，由此带来法律上的麻烦。其次，是让关怀寻求者放心，不必担心因为有第三者在场（特别是面对与自己权力不对等的狱警），而心有余悸，不愿同坐在对面的佛教宗教师做深入交流，回避对自身问题的倾诉。

2. “人为打破”保密协议。此中亦分为两种的不同。第一种，当关怀寻求者声称要自杀或者行凶杀人。当面对这种情况的时候，佛教宗教师必须在第一时间保持冷静，确诊关怀寻求者并非出于玩笑或者恐吓之后，当面申明：由于事关重大，虽然法律上没有明文规定佛教宗教师可以打破同关怀寻求者之间的保密协议，但考虑到关怀寻求者或者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关怀寻求者扬言要行凶杀人），有必要为之。虽然，这一条不涉及法律要求，但有时候在特定的事业单位里，会有特殊的政策要求在职的佛教宗教师打破与关怀寻求者的保密协议，披露关怀寻求者的私人信息。比如美国陆军自2013年开始，在“一人自杀即太多”（“one suicide is too many”）的政策指导下，国防部严格要求所有现役军人，不论级别，都有责任阻止任何士兵以任何形式自杀，规定一旦发现士兵有自杀倾向，要立即采取如下三个步骤进行干预：过问（ask）、关心（care）以及贴身陪同（escort），这是必须执行的政策。^②对于在军中服务的佛教宗教师而言，这一条政策是硬性规定，若发现关怀寻求者有自杀倾向，则必须当面打破保密协议，不容

① Naomi Paget & Janet McCormack, op. cit., p. 103.

② 参见 Eric Provost, “One Suicide Is One too Many,” U. S. Army, November 2013, https://www.army.mil/article/114974/one_suicide_is_one_too_many

迟疑。^①

第二种人为打破保密协议的情况，如纳米·佩吉和简妮·麦肯马克指出，当关怀寻求者面对重大医疗危机，医生需要从宗教师处得到关怀寻求者的私人信息，以便用于治疗、拯救关怀寻求者生命的时候，单位政策要求宗教师打破与关怀寻求者之间的保密协议。^②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关怀寻求者的意识仍然清醒，依据《公共伦理准则》第1.10的条文规定，佛教宗教师在向医生披露关怀寻求者私人信息之前，要先征得关怀寻求者本人的同意。如果关怀寻求者当时的情况已不省人事，依据《宗教师伦理准则》第130.23的明文规定，仍有必要征得其家人的同意。同时根据《公共伦理准则》第4.10的条文规定，佛教宗教师在向医生提供关怀寻求者私人信息时，务必做到只提供与治疗相关的信息，不涉及其他无关的内容。^③这么做不仅避免了违犯法律规定以及《宗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有关保护关怀寻求者私人信息的要求，同时也体现了佛教宗教师对关怀寻求者本人尊严的尊重，做关怀寻求者人生路上值得信赖的善友、知识，和坎坷途中的忠实守候人。

（三）尊重关怀寻求者之私人隐私权

美国《私人隐私法》第U.S.C. § 552a项“保护私人信息记录”（“Records Maintained on Individuals”）条例规定：在美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没有得到当事人书面签字同意的情况下持有、收集、使用或者散布私人信息记录，^④并且对“记录”的具体定义如下：“‘记录’一词指任何单片、汇集或者成组的私人信息被个人或者机构持有、收集、使用或者散布，内容包括——但不局限于——个人教育背景、财务转账、病历、犯罪记录或者工作经历。但凡所有包含个人名字、可识别号码、标志或者其他可识别当事人的信息，比如一份指纹、声纹或者图像”。^⑤据此，则关怀寻求者在法律上拥有

① 笔者在担任美国陆军宪兵第393犯罪调查总部佛教宗教师期间，曾咨询过有自杀倾向，且准备付诸行动的士兵。当时在确定该士兵没有行凶杀人的动机，了解到他的自杀计划和准备实施的方案之后，笔者根据政策要求，当面告知彼此之间的保密协议到此为止必须打破，笔者随后依据军队指挥管理系统程序（chain of command）的要求通知他的直属上司，安排人员贴身陪伴一起度过难关，以确保其生命的安全。

② Naomi Paget & Janet McCormack, op. cit., p. 106.

③ “4.10 Communicate sufficient information to other care team members while respecting the privacy of clients.” The Constituent Boards of the Council on Collaboration, op. cit., p. 3.

④ 《私人隐私法》之U.S.C. § 552a开篇第三条，对“Maintained”一词的定义为：持有（maintain），收集（collect），使用（use），或者散布（disseminate）。参见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p. cit., p. 317.

⑤ “The term ‘record’ means any item, collection, or grouping of information about an individual that is maintained by an agency, i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his education, financial transactions, medical history, and criminal or employment history and that contains his name, or the identifying number, symbol, or other identifying particular assigned to the individual, such as a finger or voice print or a photograph.”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op. cit., p. 317.

绝对的权利选择自己的任何私人信息不被公开或者在什么时候、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方式被公开。佛教宗教师无权干涉或者逾越，为关怀寻求者自作主张，泄露其私人隐私。关怀寻求者的私人隐私权，无论从《私人隐私法》的规定，还是从《宗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的要求，都是神圣不可侵犯，佛教宗教师在实践中要给予尊重。

但是，根据纳米·佩吉和简妮·麦肯马克的研究，关怀寻求者所享有法律上的私人隐私权也存在被“打破”的可能，具体是涉及国家安全或者泄露商业机密。纳米·佩吉和简妮·麦肯马克认为：在美国国土安全局、国会或者联邦调查局任职的宗教师，单位政策要求他们对危害国家安全的信息（特别是涉及泄露国家“最高机密”的信息）进行及时处理。此外，在民间企业公司任职的宗教师也必须遵守 2002 年由美国国会通过的《萨班斯·奥克斯利商业法案》（*The Sarbanes-Oxley Act of 2002*），对泄露商业机密的关怀寻求者进行及时举报。^①据此，则在特殊环境和特定案例之下，佛教宗教师仍有可能被要求遵守单位政策或者民法规定，打破《私人隐私法》所赋予关怀寻求者的私人隐私权利。然而，以笔者在美国从事佛教宗教师专业的经验而言，相信当遇到此类特定案例的时候，仍然有必要参照《私人隐私法》《宗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的相关条文规定和要求，及时咨询授戒、认证自己的佛教协会的意见，明确处理此类案件的方式、流程，避免其中可能危害到自己宗教师资格的因素。

综上所述，佛教宗教师在保障私人隐私权利方面的实践规范，主要体现在对关怀寻求者咨询的私人信息，依据《私人隐私法》《宗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的条文规定，进行妥善的保护；明确与自身专业实践相关的各项法律规定、单位政策以及伦理准则对正确处理特殊案例的具体要求。

五、佛教宗教师的实践需遵守正确诊断与合理评估步骤

诊断（diagnose）与评估（assessment）是北美佛教宗教师切身实践中用以发现关怀寻求者问题，计划介入（intervention）协助关怀寻求者解决问题的重要环节。就目前北美佛教宗教师的专业实践而言，规范的诊断与评估步骤，让佛教宗教师能够对关怀寻求者咨询的问题做出清晰的判断，为关怀寻求者提供正确的引导，以及设定出有效的介入计划以协助关怀寻求者解决问题。以下文中笔者将从诊断与评估步骤，来分析、探讨北美佛教宗教师的实践规范。

（一）诊断与评估步骤

有关诊断与评估在北美专业宗教师领域的运用，依据杜诺万宗教师（Chaplain

① 参见 Naomi Paget & Janet McCormack, op. cit., pp. 105 – 106.

D. W. Donovan) 在其《评估》(“Assessments”)一文的研究,最早出现在 21 世纪初,由医疗系统宗教关怀者,从临床医疗系统的经验引荐到美国宗教教师的专业实践中。临床医疗系统对病人的诊断与评估方式,具有如下四种特质:闻(listen),望(observe),诊(evaluate),断(determine)。“闻”,指临床医师用心倾听病人讲述的“故事”,以便从中发现病人的过去病历与当前治疗需要注意的事项。“望”,指临床医师以自己的从医经验,在视觉上用心观察病人症状,注意病人自己没有发现或者不了解的病情;“诊”,指临床医师在收集完与病人疾病相关的信息之后,对病人当下症状的性质进行合理评估。“断”,指临床医师在合理评估病人的疾病症状之后,确定以何种方式介入病人的疾病治疗,有效地帮助病人恢复健康。^①

目前北美佛教宗教教师专业实践中的诊断与评估,建立在相同的原理之上。佛教宗教教师在倾听关怀寻求者“故事”的过程中,以倾听到的“故事”做为了解其自身问题的“事实依据”(evidence-based practice),通过对关怀寻求者所述“故事”进行正确诊断与合理评估,以确定故事本身的真实性质,然后设定咨询计划以及介入模式,力求在最大程度上协助关怀寻求者解决问题。但是,不同于临床医师的诊断与评估,目的在于治疗病人的身体疾病,佛教宗教教师的目的在于治疗关怀寻求者的“心”病,因此重点放在诊断与评估关怀寻求者的佛教信仰、家庭背景、社交关系、文化传统、精神状况以及心灵发展轨迹,对关怀寻求者本身问题的影响。^②

诊断与评估虽然分不同的步骤进行,但是个完整的系统。也即,在诊断中完成评估,在评估中完成诊断。在北美佛教宗教教师的专业实践中,诊断与评估之正确与否,取决于“闻”的结果有无偏差。也即,好的“倾听”技巧,是完成诊断、评估以及最后介入协助关怀寻求者解决问题的前提。所以,掌握好的倾听技巧,是北美佛教宗教教师实践中得以完成协助关怀寻求者解决问题的开端。

关于好的倾听技巧,就目前北美佛教宗教教师的实践而言,主要分为两个步骤进行:第一步,静态的深度倾听(in-depth listening);第二步,动态的有效倾听(active/effective listening)。根据督安尼·比得沃尔(Duane R. Bidwell)的介绍,静态的深度倾听,来自佛教“正念禅”现前专注的特性(presence of mindfulness),是不带个人评判,

① D. W. Donovan, “Assessments,” in *Professional Spiritual & Pastoral Care: A Practical Clergy and Chaplain's Handbook*, ed. by Rabbi Stephen B. Roberts, Woodstock: Skylight Paths Publishing, 2012, pp. 42–43.

② 参见 George Fitchett, *Assessing Spiritual Need: A Guide for Caregivers*, Minnesota: Augsburg/Fortress Press, 1993, pp. 16–7; D. W. Donovan, op. cit., pp. 42–60; Norma Gutierrez, “Cultural Competencies,” in *Professional Spiritual & Pastoral Care: A Practical Clergy and Chaplain's Handbook*, ed. by Rabbi Stephen B. Roberts, Woodstock: Skylight Paths Publishing, 2012, pp. 407–420.

保持开放心态的默然静听。^①动态的有效倾听，是指佛教宗教师对关怀寻求者所倾诉的“故事”，从情感和语言互动上给予如实反应（reflecting）以及进行清晰梳理（paraphrasing）。实践上对此两种倾听步骤的运用，可产生两种特定的功效。首先，让关怀寻求者感受到自己的心声被尊重和理解，完全可以在佛教宗教师面前摊开自己的心扉、倾诉内在的苦难。其次，允许佛教宗教师在适当的时候，对关怀寻求者的“故事”叙述，进行语言上的引导与调控。归纳而言，静态的深度倾听和动态的有效倾听，使佛教宗教师可以对关怀寻求者交流的信息进行核心梳理；及时发现关怀寻求者的问题所在；调控话题交流方向；保证在最大程度上对关怀寻求者的问题做出正确的诊断与合理的评估。^②

实践中，静态的深度倾听，是完全不带任何个人偏见的倾听。亦即，佛教宗教师对关怀寻求者所倾诉的故事（无论悲喜），都不以个人的经验加以评判，认为“应该是这样”，或者对关怀寻求者倾诉的“故事”在心里预先设定判断（prejudgment）。以专业的角度而言，任何寻求从固定模式对关怀寻求者倾诉的“故事”进行分类、定位的目的，无疑都是佛教宗教师个人的“知见”或者“偏见”，并不反应关怀寻求者本身“故事”所要传达的事实。不带个人偏见的静态深度倾听，允许佛教宗教师作为一位倾听者，保持自身“清空”的状态，在最大程度上通过静静地倾听关怀寻求者心声，以其倾诉的“故事”为事实依据，深入了解问题的本质及其前因后果关系，发现其内心的真实感受和心结所在，从而做出有效的介入计划以协助其解决问题。^③

建立在静态的深度倾听基础之上，动态的有效倾听表现在咨询过程中，佛教宗教师同关怀寻求者做适当的情感反应与语言互动。适当的情感反应，除了让关怀寻求者确定自己同宗教师的交流有效之外，同时也传达了佛教宗教师对关怀寻求者交流的信息感同身受，不带个人偏见地明白其所遇到的人生困难与挑战，让其自内心里感受到被尊重和理解。在动态的有效倾听技巧里，适当的语言互动，必须直接扼要，直指关怀寻求者的自身问题本质，引导关怀寻求者从倾诉的故事里发现自身问题的症结所在，并找出解结的方法。

① Duane R. Bidwell, “Deep Listening and Virtuous Friendship: Spiritual Care in the Context of Religious Multiplicity,” in *Buddhist – Christian Studies*, eds. by Thomas Cattoi and Carol Anderson, H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Vol. 35, pp. 3 – 13.

② 参见 George Fitchett and Andrea L. Canada, “The Role of Religion/Spirituality in Coping with Cancer: Evidence,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in *Psycho – oncology*, 2nd ed. by Jimmie C. Holl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440 – 446; Robert A. Kidd, “Foundational Listening and Responding Skills,” in *Professional Spiritual & Pastoral Care: A Practical Clergy and Chaplain’s Handbook*, ed. by Rabbi Stephen B. Roberts, Woodstock: Skylight Paths Publishing, 2012, pp. 92 – 105.

③ 参见 Cari Jackson, *The Gift to Listen, the Courage to Hear*, Minneapolis: Augsburg Fortress, 2003; Willard W. C. Ashley, “Counseling and Intervention,” in *Professional Spiritual & Pastoral Care: A Practical Clergy and Chaplain’s Handbook*, ed. by Rabbi Stephen B. Roberts, Woodstock: Skylight Paths Publishing, 2012, pp. 119 – 131; Duane R. Bidwell, op. cit., pp. 3 – 13; Robert A. Kidd, op. cit., pp. 92 – 105.

根据马克·夸斯 (Mark Cress) 在其所著《企业宗教教师完整实用手册》(The Complete Corporate Chaplain's Handbook) 一书中的分析, 动态倾听技巧中的语言互动, 指宗教教师对用词的谨慎选择, 明了掌握适当的词汇运用, 在咨询中对关怀寻求者倾诉“故事”情节的影响。比如, 当用“什么”(“what”)或者“如何”(“how”)的词汇, 对关怀寻求者进行开放式互动提问的时候, 既有助于关怀寻求者打开话题, 也有利于宗教教师调控、引导关怀寻求者进入问题细节的描述。当用“谁”(“who”)、“何时”(“when”)或者“哪里”(“where”)的词汇, 对关怀寻求者进行闭合式互动提问的时候, 则有助于诊断关怀寻求者问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关系。^①马克的这种方式被称为“开放与闭合式提问”(“open-ended questions”), 是目前北美佛教宗教教师以及其他宗教信仰背景下的宗教教师, 在实践中经常采用的咨询方式。

(二) 正确诊断与合理评估后的计划介入前期准备

佛教宗教教师通过静态的深度倾听与动态的有效倾听, 引导、调控关怀寻求者讲“故事”的方式, 从关怀寻求者讲述的“故事”中正确诊断出关怀寻求者的问题, 合理评估解决关怀寻求者问题的路径, 之后设计出介入协助关怀寻求者解决问题的有效模式。一般而言, 前期需要注意以下两个方面的事项。首先, 佛教宗教教师在介入协助关怀寻求者解决问题之前, 需要谨慎评估关怀寻求者“故事”背后隐藏的多层内容——比如宗教信仰、家庭背景、社交关系、文化传统、以及精神状况。合理评估其中多层内容之间的交错关系对关怀寻求者问题的影响, 以便做出最好的介入模式。^②

其次, 在介入协助关怀寻求者解决问题的过程中, 佛教宗教教师需要注意自身扮演的是“引导”与“协助”的角色, 不是直接解决关怀寻求者问题的人。作为专业人士, 在介入协助关怀寻求者解决问题的时候, 需要避免直接给关怀寻求者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或者自认为“可行”的方案。从专业的角度而言, 佛教宗教教师向关怀寻求者提供的任何“建议”或者个人认为“可行”的方案, 都存在无法预测的风险。

风险主要有两方面。首先, 佛教宗教教师从个人的角度出发, 为关怀寻求者提供解决问题的建议或者方案, 并不适合关怀寻求者本人。通常情况是关怀寻求者的生活环境, 社交关系, 宗教信仰(虽然宗教信仰可能相同, 但理解和实践上会有差别)、价值理念以及精神状态, 不同于佛教宗教教师本人。在这种情况下, 佛教宗教教师提供的“建议”或者“方案”, 不仅不适合解决关怀寻求者所面临的问题, 同时也存在“误导”关怀寻求者理解其自身问题的风险。其次, 佛教宗教教师的目的如前所明, 是“引导”与“协助”关怀寻求者解决问题, 要让关怀寻求者自己学会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相信关怀寻求者

① Mark Cress, *The Complete Corporate Chaplain's Handbook*, US: Lanphier Press, 2006, p. 304.

② 参见 Willard W. C. Ashley, op. cit., pp. 119-131; John Vaughn, “‘Perform or Provide’—The Chaplain's Guide,” *Proclaim & Defend*, June, 2015, <https://www.proclaimanddefend.org/2015/06/25/perform-or-providethe-chaplains-guide/>

的自身能力，排除其精神上依赖或者情感上移情（transference）的潜在可能。现实中，“依赖”或者“移情”无论出现哪个，对于佛教宗教师而言，都不是好事，都有不可预期的风险。

简而言之，在实践中执行好正确诊断与合理评估步骤，把握好自身角色，回避风险，构成了佛教宗教师的实践规范。这种实践规范，让佛教宗教师更好地了解了关怀寻求者的直接需求、找出关怀寻求者的问题所在，从而设定出有效的介入模式以协助关怀寻求者解决问题，使整个咨询过程明确化、目的直接化。

六、佛教宗教师的实践需明确介入模式以及设定个人有效界限

（一）介入模式

佛教宗教师对关怀寻求者的问题做出正确的诊断与合理的评估之后，接着需要明确介入协助关怀寻求者解决问题的模式。实践中，介入模式分为“自身介入”（perform）与“推荐他人介入”（provide/referral）的两种不同。“自身介入”是指关怀寻求者的问题在佛教宗教师的专业能力范围内可以得到解决，不需要把关怀寻求者推荐给其他宗教师或者专业人士（比如心理咨询师）做进一步的咨询、治疗。反之，“推荐他人介入”指关怀寻求者的问题，超出了佛教宗教师的专业能力可以解决的范围。在这种情况下，佛教宗教师需要依据关怀寻求者的意愿，按照推荐程序与单位的政策要求，推荐其他宗教师来介入协助关怀寻求者解决问题，或者推荐（referral）关怀寻求者到其他专业人士处接受咨询、治疗。^①以下，将具体探讨如何“推荐他人介入”。

正如汤姆斯·柯林（Thomas Klink）所指出的，推荐他人介入，是门实用而有助益的“艺术”，对于进一步协助关怀寻求者厘清自身问题、找出解决问题的路径，有重要的意义。^②以北美佛教宗教师的主要职责为关怀寻求者提供宗教咨询与心灵关怀服务的角度而言，假如面对的关怀寻求者是位基督徒、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或者印度教徒，其自身的问题在宗教信仰与价值理念上，完全不同于佛教宗教师本人。那么，在缺乏了解关怀寻求者的宗教信仰、价值理念的情况下，佛教宗教师需要依据《宗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的要求，尊重不同的宗教信仰，先初步诊断、评估关怀寻求者的实际状况，然后依据关怀寻求者的意愿，按照推荐程序与单位的政策要求，为关怀寻求者推荐适当的宗教师人选来接手介入协助关怀寻求者解决问题。假如，关怀寻求者的问

① “5.2 Maintain sensitivity and professional protocol of the employing institution and/or the certifying organization when receiving or initiating referrals.” The Constituent Boards of the Council on Collaboration, op. cit., p. 3; 另参见 Howard Clinebell, *Basic Types of Pastoral Care & Counseling*, TN: Abingdon Press, [1966] 2011, pp. 402 - 405.

② 参见 Thomas W. Klink, “The Referral: Helping People Focus Their Needs,” *Pastoral Psychology*, 13, 9 (December 1962), p. 11; Wayne E. Oates, *Protestant Pastoral Counseling*,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74, pp. 112 - 113.

题超出了宗教咨询与心灵关怀的范畴,佛教宗教师也需要依据相同原则,为关怀寻求者推荐其他专业人士来介入协助其解决问题。^①

推荐其他宗教教师或者专业人士来介入自己经手的案件,一方面检验了佛教宗教师本人是否尊重、遵守《宗教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的要求,将关怀寻求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宗教信仰偏好,来决定关怀寻求者的利益。另一方面,也检验了佛教宗教师本人在行业内,同其他宗教教师和专业人士的友谊关系。依据《公共伦理准则》第4.5的条文规定,佛教宗教师必须为关怀寻求者的最大利益着想,当自身专业能力无法为关怀寻求者提供服务或者关怀寻求者的宗教信仰和自己存在冲突时,必须寻求其他宗教教师的专业“建议”(advice),或者在适当的时候推荐关怀寻求者到其他专业人士处接受咨询、治疗。^②在遵守相同的原则之下,《宗教教师伦理准则》第130.43与130.54的条文亦有规定如下:

130.43 在最有益于关怀寻求者利益的情况下,会员【在自己无法处理关怀寻求者问题的时候】必须做推荐或者寻求督导的指导;必须保持同其他跨专业人士的友谊,以便促进“推荐”或者“指导”的获得。

130.54 会员必须建立和保持同其他专业人士的友谊,以促进伙伴和跨专业协作关系。^③

从关怀寻求者的利益着想出发,保持同其他专业人士的友谊,以促进跨专业之间的合作,这在北美佛教宗教师的专业实践中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维沃德·阿瑟雷(Willard Ashley)曾经在其《咨询与介入》(“Counseling and Intervention”)一文中指出“宗教关怀即是重要的友谊关系……当关怀寻求者需要更多的服务时,而我们自己无法做到的时候,应当如一座桥梁——在了解对方的需求之后——连接起能够为其特殊困难提供更好解决智慧的其他专业人士……我们的第一目的永远是:无伤害;我们的唯

① 参见 Norma Gutierrez, op. cit., pp. 407-420; JJ. Knechtel, “To ‘Perform or Provide’: Military Chaplains from BYU,” *The Daily Universe*, January 2013, <https://universe.byu.edu/2013/01/29/to-perform-or-provide-military-chaplains-from-byu/>; John Vaughn, “‘Perform or Provide’—The Chaplain’s Guide,” *Proclaim & Defend*, June 2015; Don Wagner, “Muslim Chaplain Lives to ‘Perform or Provide,’” *U. S. Army*, August 2017, https://www.army.mil/article/191804/muslim_chaplain_lives_to_perform_or_provide

② “4.5 Seek advice and counsel of other professionals whenever it is in the best interest of those being served and make referrals when appropriate.” *The Constituent Boards of the Council on Collaboration*, op. cit., p. 3.

③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Chaplains*, op. cit., pp. 3-4.

一事项议程是：有助益”。^①

实践中，推荐他人介入模式的存在，有两方面的利益。首先，如上所明，它保证了关怀寻求者的权益最大化，使关怀寻求者能够在其他宗教教师或者专业人士处得到更好的服务。特别是当关怀寻求者的问题超出了宗教咨询与心灵关怀的范畴，涉及到其他领域——比如心理健康领域，关怀寻求者出现精神状况不稳定之幻觉幻听（hallucination）或者多重人格（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的症状。佛教宗教师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依据《公共伦理准则》第4.5的条文规定，必须在适当的时候（when appropriate）把关怀寻求者推荐给其他专业人士治疗。^②“适当的时候”，是指关怀寻求者同意佛教宗教师的推荐，到其他专业人士处接受进一步服务的时候。这个时候，佛教宗教师可以依据关怀寻求者的自身实际状况，自己所在单位对“推荐”过程的政策要求，联系相关专业人士来协助关怀寻求者解决问题。

一般而言，在把关怀寻求者推荐给下一位专业人士做进一步服务时，很有可能需要向对方提供关怀寻求者的私人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从法律的规定，还是从专业伦理准则的要求，佛教宗教师都必须事先征得关怀寻求者的书面签字同意，然后再作推荐，并做到仅向下一位专业人士提供“足够的信息”（sufficient information）。^③所谓“足够的信息”，依据《公共伦理准则》第4.10的明文规定，是指在尊重关怀寻求者个人隐私的前提下，佛教宗教师点到为止，只向另一位专业人士交换其自身专业范围内所需要知道的信息，不涉及其他。^④

其次，推荐他人介入模式的存在，保障了佛教宗教师个人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虽然，《宗教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保障关怀寻求者的利益至上，但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也赋予了佛教宗教师享有拥护个人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如果佛教宗教师本人的宗教信仰反对自己为其他宗教信仰的关怀寻求者服务，则要诚实面对自己的良知，在适当的时候把关怀寻求者推荐给其他适合的宗教教师。在《宪法》第一修正案保障所有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前提下，佛教宗教师不必违背自己的良知，做与自己宗教信仰

① “Pastoral care that it is a radical relationship ... Those times when a person needs more, we can be the bridge to help persons embrace their need for a professional who can offer more insights into their particular challenges than we are able to provide ... Our first goal is always, do no harm. Our only agenda is to be of help.” Willard W. C. Ashley, op. cit., pp. 124 – 125.

② 2013年8月，笔者从宪兵第393犯罪调查总部外调密苏里弗·伦纳·伍德（Fort Leonard Wood）军区服务、学习期间，曾咨询过一位患有三重人格以及一位被上级性侵害后长期失眠产生幻觉幻听症状的士兵。在诊断和评估其症状之后，按照《公共伦理准则》第4.5的条文规定与军队指挥管理系统程序，先后将两位咨询者推荐给营里心理咨询师治疗。同样的情况还有2014年夏季，笔者在纽约上州西点军校服务期间，曾咨询过一位从阿富汗归来，患有轻度战后创伤后遗症（PTSD）的新学员。在经过四次连续一对一咨询，确诊和评估其自身确实情况之后，笔者依据相同原则与程序，将其推荐给驻校心理咨询师治疗。

③ 参见 Howard Clinebell, op. cit., pp. 404 – 405.

④ The Constituent Boards of the Council on Collaboration, op. cit., p. 3.

相冲突的事情。

关于这一点，基督教信仰背景下的宗教教师们，实践中奉行《圣经·马太福音》所载耶稣叮咛十二门徒外出传教时的一句箴言。据载，耶稣告诫整装待行的十二门徒，世道人心险恶，“尔等此去，犹如羊入狼中，当机警如蛇，无害如鸽”。^①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指出了如下的客观事实：当面对复杂而具挑战性的事件或者危险的处境时，宗教教师在保持一颗柔软无害的心如鸽的同时，也要敏捷智慧如蛇，时刻保持自我的内在觉醒，在困境与危境中做出最好的抉择。同样的道理，佛教宗教师以佛法柔软无害慈悲之心利他，也需要运用智慧，在面对困境和危境时，不要因为“慈悲”而违背自己的良知、放弃个人的宗教信仰原则，这是佛教宗教师在社会事业单位工作，首先需要明确设定的界限。^②

（二）设定个人有效界限

有关设定个人有效界限，纳米·佩吉和简妮·麦肯马克，以及维沃德·阿瑟雷认为：宗教教师所做的一切努力和尝试，无疑都是为了协助关怀寻求者有效地解决问题。然而，在为关怀寻求者提供服务的同时，明确设定个人有效界限，也是宗教教师必须做到和做好的事情。明确设定个人有效界限，不仅不会在实践中消减宗教师的专业精神，损害关怀寻求者利益，事实上还直接保障了宗教教师不违背个人良知、放弃个人宗教信仰原则，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或者承担不该承担的责任。此外，好的界限设定还让佛教宗教师的私人生活具更多的灵活性，给自己留出私人空间和时间，不至于精疲力竭，影响自己的身心健康，结果是自己和关怀寻求者两相无益。^③因而，设定出好的个人界限具有良好的现实意义。如维沃德·阿瑟雷指出“【宗教师作为】关怀供给者，需要界限和极好的自我照顾（self-care）……好的宗教关怀是指在关怀寻求者有需求时，提供及时的服务。但是，好的宗教关怀，也指教导他人有价值的界限设定经验……有效的宗

① “Behold, I send you forth as sheep in the midst of wolves: be ye therefore wise as serpents, and harmless as doves.” The 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 TX: Brown Books Publishing, 2004, Matthew 10: 16.

② “3.2 Abide by the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or teaching standards of the state/province, the community and the institution in which they are employed. If for any reason a Spiritual Care Professional is not free to practice or teach according to conscience, the Spiritual Care Professional shall notify the employer, his or her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 and faith group as appropriate.” The Constituent Boards of the Council on Collaboration, op. cit., p. 3; 另参见 Willard W. C. Ashley, op. cit., pp. 120 – 129; John Vaughn, “‘Perform or Provide’ —The Chaplain’s Guide,” *Proclaim & Defend*, June 2015.

③ 参见 Naomi Paget & Janet McCormack, op. cit., pp. 115 – 117; Willard W. C. Ashley, op. cit., pp. 123 – 127.

教关怀要求好的界限设定”。^①

在佛教宗教师的实践规范中，好的界限设定必须符合如下四点精神：（1）原则上遵守法律规定以及宗教师专业伦理准则，只同关怀寻求者保持业务上的关系；^②（2）专业上公平公正、互惠互利，能使分清佛教宗教师同关怀寻求者之间各自享有的责任与权益；（3）行为上不使违背个人良知或者宗教信仰；（4）时间和空间上具灵活性，保障自己的私生活不被打扰，能够得到及时的自我照顾。

就公平公正、互惠互利以及不违背个人良知、宗教信仰，保障个人的私生活不被打扰，做好自我照顾而言，2018年艾瑞克·柯雷英（Eric Klein）在其发表的《以佛教的路径保障好个人界限》（“Protecting Your Personal Boundaries the Buddhist Way”）一文中描述了一则瑜伽行者同眼镜王蛇的寓言故事，具有很好的代表性，现转述如下：

古时候，有位那罗延尊者（Nārāyaṇa）在一小村落旁禅修，当他从禅定起，睁开双眼，见跟前盘着一条巨大的眼镜王蛇。

“啊，尊敬的那罗延尊者，请您教我瑜伽行”，眼镜王蛇祈请到。

尊者欢喜地接受了眼镜王蛇的邀请，并为它演说“阿恒萨”（ahiṃsā）不伤害、非暴力法。

“‘阿恒萨’是不伤害、是非暴力，此即瑜伽行”，尊者教导到，“它使生命保持开放、具求知欲以及热爱觉悟之道。当内心拥有了阿恒萨，你将能够拥抱生命中生起、接触到的任何事物，而不为之所痛、所苦。特别是像你这样的眼镜王蛇，身体的每个部位都是为了暴力攻击和放毒而生。因此，修持‘阿恒萨’是你心灵觉悟之道的根基所在”。

谢过那罗延尊者，眼镜王蛇消失在了稠密的灌木丛中。

从不在一个地方停留超过三天的那罗延尊者，在教导完眼镜王蛇徒弟之后，便开始了下一轮的觉悟之旅。一年之后，尊者再次回到了之前的小村落。

“也不知我那眼镜王蛇徒弟的修行进展的怎么样了？”当靠近村落时，尊者如是想。此时，尊者听到了靠近的一颗大树背后，传来了痛苦的呻吟声。

“这是怎么回事？”尊者惊呼道。

“哦，我敬爱的上师（guru - ji）”，眼镜王蛇徒弟透过断裂的牙缝，口齿不清地说道，“您一定会因为有我这样的徒弟而感到无比的自豪。我以大精进心修持阿恒萨法。当村落的孩童们向我丢石块时，我笑脸以迎。他们先是被我的温柔举止所震

① “Caregivers need boundaries and excellent self-care ... Good pastoral care means being available in times of need, but it also means teaching others the valuable lessons of boundaries ... Effective pastoral care requires good boundaries.” Willard W. C. Ashley, op. cit., pp. 124 - 125.

② “1.5 Maintain relationships with clients on a professional basis only.” The Constituent Boards of the Council on Collaboration, op. cit., p. 2.

惊，然后便拿起砖头靠到我的跟前。但即便如此，我仍然笑脸以迎。孩童们用砖头敲我，打我、踢我、扭我成结，打断我的牙，砸伤我一只眼。我都没有反击咬他们。”

“愚徒啊”，那罗延尊者摇头道，“我教你不要咬人，但我并没有教你不可以吐信子发嘶声【保护自己】呀”。^①

此则寓言故事讲出了如下的道理：虽然，佛教宗教师可以无限慈悲、精进利人，分享关怀寻求者的人生苦难，但若没有设定出有效的个人界限，分清自己同关怀寻求者之间的责任与权益，则容易在体力与情感上被关怀寻求者无谓消耗或者掏空。就像故事中的眼镜王蛇一样，慈悲没有界限，结果身心受害。

从实践规范的角度而言，设定个人有效界限既是遵守《公共伦理准则》第1.5条文规定宗教师在工作中“只同关怀寻求者保持业务上的关系”的要求，同时也是对自己和关怀寻求者人格尊严的尊重。也即，严格区别工作与生活的界限，不让关怀寻求者占用或者介入自己工作之余的私人生活空间与时间。反之亦然，佛教宗教师也要规范自己，不去占用或者介入关怀寻求者的私人生活空间与时间。唯如此，佛教宗教师才可能在工作中保持客观、中立、公正的立场，为关怀寻求者提供专业、有效的服务。^②

总而言之，北美佛教宗教师实践中介入协助关怀寻求者解决问题模式以及设定个人有效界限，其规范在于认清自身的能力与局限，依据《宗教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的要求，为关怀寻求者做适当的推荐，并在公平公正、互惠互利的原则下，分清自己同关怀寻求者之间的责任与各自所应享有的权益。^③

七、结语

综上所述，北美佛教宗教师的实践规范，依据现行法律规定以及《宗教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建立。其中，法律依据是根本。《宗教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的条文有道德伦理层面上的意义。譬如，要求宗教师个人保持诚实正直品德，不得利用自己的专业身份或者知识牟取私利。但是，就其条文内容要求而言，与现行的法律规定相呼应。譬如，《宗教教师伦理准则》《公共伦理准则》一致要求佛教宗教师在实践中必须遵守《宪法》第一修正案的宗教信仰自由；遵守《私人隐私法》对关怀寻

① Eric Klein, “Protecting Personal Boundaries the Buddhist Way,” *Elephant Journal*, November 27, 2018, <https://www.elephantjournal.com/2018/11/protecting-your-personal-boundaries-the-buddhist-way/>

② 参见 The Constituent Boards of the Council on Collaboration, op. cit., 1.5, p. 2; Phillip Moffitt, *Emotional Chaos to Clarity: Move from the Chaos of Reactive Mind to the Clarity of the Responsive Mind*, NY: Penguin Group, 2012, p. 180 – 182.

③ Naomi Paget & Janet McCormack, op. cit., pp. 108 – 109.

求者咨询的私人信息进行妥善保护的规定；遵守《民法法案》《反妇女受暴力法案》《预防与对治儿童虐待法案》《预防与检举老人虐待法案》以及《健康保险隐私及责任法案》等各类法案规定。在佛教宗教师的工作进程中，以专业的敏锐，严谨规范的态度，保障关怀寻求者的人格尊严以及私人权益。

从这些意义上来讲，佛教宗教师的实践规范，以现行的法律规定确认其自身的工作性质以及服务宗旨，并以此保证了提升专业服务品质以及可靠性程度。这也为随后佛教宗教师实践关怀寻求者咨询，落实诊断与评估，介入协助关怀寻求者解决问题步骤，以及分清自身能力与界限设定，提供了有效的实践规范依据。以严格、谨慎之态度，在遵守专业伦理准则，尊重法律规定，确立“法”大于“德”（宗教戒律伦理道德等）的基础上，建构了北美佛教宗教师实践体系中各个环节的核心价值。就目前北美佛教宗教师专业的实践规范而言，其工作中任何对现行法律明文规定或者专业伦理准则的逾越，都将导致其自身实践整体性的缺失，而违犯者亦将受到宗教师专业伦理准则或法律的检举与审查。^①

参考文献

振冠 《北美佛教宗教师概念综述》，《佛学研究》，2018年第2期。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Chaplains. *Code of Ethics for Professional Chaplains*. IL: APC, September 2000.

Ashley, Willard W. C. “Counseling and Intervention.” In *Professional Spiritual & Pastoral Care: A Practical Clergy and Chaplain’s Handbook*, ed. by Rabbi Stephen B. Roberts, 119–131. Woodstock: Skylight Paths Publishing, 2012.

BCCI. “Equivalency Issues for Buddhist Candidates for Board Certification Through the Board of Chaplaincy Certification Inc. A White Paper.” <https://bcci.professionalchaplains.org/content.asp?pl=19&contentid=19>

“Becoming a Pastoral Counselor.” <https://www.pastoralcounseling.org/how-to-become>

Bidwell, Duane R. “Deep Listening and Virtuous Friendship: Spiritual Care in the Context of Religious Multiplicity,” in *Buddhist – Christian Studies*, edited by Thomas Cattoi and

① “130. 34 Members shall provide the Association immediate notice of any complaint of unethical conduct made against them in a civil, criminal, ecclesiastical, employment or another professional organization’s forum. Members will provide the APC Ethics Commission, or designee, in a timely fashion the information they request regarding the investigation, adjudication, dismissal or settlement of such complaint. Failure to report or provide accurate, full and truthful information constitutes a violation of this Code. A finding of unethical conduct in one of these forums may lead to discipline within APC even if the event did not occur within the scope of the member’s professional role as a chaplain or a situation over which APC would have jurisdiction.” Association of Professional Chaplains, op. cit., p. 3.

Carol Anderson, Vol. 35, 3 – 13. HI: 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 2015.

Brinsfield, John W. *Encouraging Faith, Supporting Soldiers: The United States Army Chaplaincy*, 1975 – 1995. DC: Office of the Chief of Chaplains, Department of the Army, 1997.

Burt, Martha. , Lisa Newmark, Mary Norris, Daryl Dyer, and Adele Harrell. *Th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 of 1994: Evaluation of the STOP Block Grants to Combat Violence against Women*. DC: Urban Institute, 1996.

Clinebell, Howard. *Basic Types of Pastoral Care & Counseling*. TN: Abingdon Press, [1966] 2011.

Cress, Mark. *The Complete Corporate Chaplain’ s Handbook*. US: Lanphier Press, 2006.

Donovan, D. W. “Assessments. ” In *Professional Spiritual & Pastoral Care: A Practical Clergy and Chaplain’ s Handbook*, edited by Rabbi Stephen B. Roberts, 42 – 60. Woodstock: Skylight Paths Publishing, 2012.

Fitchett, George. *Assessing Spiritual Need: A Guide for Caregivers*. Minnesota: Augsburg/Fortress Press, 1993.

Fitchett, George and Andrea L. Canada. “The Role of Religion/Spirituality in Coping with Cancer: Evidence, Assessment, and Intervention. ” In *Psycho – oncology*, 2nd edited by Jimmie C. Holland, 440 – 446.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Gutierrez, Norma. “Cultural Competencies. ” In *Professional Spiritual & Pastoral Care: A Practical Clergy and Chaplain’ s Handbook*, edited by Rabbi Stephen B. Roberts, 407 – 420. Woodstock: Skylight Paths Publishing, 2012.

Jackson, Cari. *The Gift to Listen, the Courage to Hear*. Minneapolis: Augsburg Fortress, 2003.

Kidd, Robert A. “Foundational Listening and Responding Skills. ” In *Professional Spiritual & Pastoral Care: A Practical Clergy and Chaplain’ s Handbook*, edited by Rabbi Stephen B. Roberts, 92 – 105. Woodstock: Skylight Paths Publishing, 2012.

Kirkwood, Neville A. *Pastoral Care in Hospitals*. Nashville: Morehouse Publishing, 2005.

Klein, Eric. “Protecting Personal Boundaries the Buddhist Way. ” *Elephant Journal*, November 27, 2018. <https://www.elephantjournal.com/2018/11/protecting-your-personal-boundaries-the-buddhist-way/> Klink, Thomas W. “The Referral: Helping People Focus Their Needs. ” *Pastoral Psychology* 13, no. 9 (December 1962): 10 – 15.

Knechtel, JJ. “To ‘Perform or Provide’: Military Chaplains from BYU. ” *The Daily Universe*, January 2013. <https://universe.byu.edu/2013/01/29/to-perform-or-provide->

military – chaplains – from – byu/

Moffitt, Phillip. *Emotional Chaos to Clarity: Move from the Chaos of Reactive Mind to the Clarity of the Responsive Mind*. NY: Penguin Group, 2012.

Oates, Wayne E. *Protestant Pastoral Counseling*.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74.

Paget, Naomi & Janet McCormack. *The Work of the Chaplain*. PA: Judson Press, 2006.

Provost, Eric. “One Suicide Is One too Many. ” *U. S. Army*, November 2013. https://www.army.mil/article/114974/one_suicide_is_one_too_many

The Constituent Boards of the Council on Collaboration. *Common Code of Ethics for Chaplains, Pastoral Counselors, Pastoral Educators and Students*. OR: CBCC, November 7, 2004.

The Holy Bible. *King James Version*. TX: Brown Books Publishing, 2004.

The World Book Encyclopedia. *About America: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th Explanatory Notes*. IL: World Book, 2004.

U. S. Congress. *The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ct of 1994*. DC: U. S. Government Information, 1994.

U. 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Uses and Disclosures for Treatment, Payment, and Health Care Operations. ” *OCR HIPAA Privacy*, December 3, 2002 Revised April 3, 2003. <https://www.hhs.gov/hipaa/for-professionals/privacy/guidance/disclosures-treatment-payment-health-care-operations/index.html>

U. S. Department of Justice. *The Privacy Act of 1974: 5 U. S. C. § 552a*. DC: USDJ, 2012.

U. S. 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Commission. “Title VII of the Civil Rights of 1964. ” <https://www.eeoc.gov/laws/statutes/titlevii.cfm>

Vaughn, John. “ ‘Perform or Provide’ — The Chaplain’ s Guide. ” *Proclaim & Defend*, June, 2015, <https://www.proclaimanddefend.org/2015/06/25/perform-or-providethe-chaplains-guide/>

Wagner, Don. “Muslim Chaplain Lives to ‘Perform or Provide. ’ ” *U. S. Army*, August 2017. https://www.army.mil/article/191804/muslim_chaplain_lives_to_perform_or_provide